

生王村的隐蔽与坚持

刘少鸿



中共陕南工委书记兼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政委王力

商洛市区东部的商洛高新工业园区,在以前算是远离商洛城的东乡地域了。园区内的张峪沟以东、蒲峪沟以西,是原来的三贤乡,属于沙河子区管辖。这里有一块台地,在一溜新起的单位、厂区中间显得有点另类,因为这是著名的商州紫荆仰韶文化遗址,文化遗存可直追至公元前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所以被原貌保护着。

清明前夕,我约上郭志康,来到三贤故地。过了紫荆村,在张源汇合了村上的民间文化名人郭郭勋,一块来到生王村。这才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地。

郭志康搜集整理了许多当地的历史文化掌故资料,一边走一边给我们实地介绍这里的地理环境:从村后的南岭出来两条沟,西边的西南堡渠流进了丹江,东边的东南堡渠在距丹江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断了,水渗入地下。据村民传说,这东、西南堡渠是两个轿杠,中间抬着生王村,说明生王村是块风水宝地,能出大人物。

20世纪40年代,生王村的王祥生是商州东乡坐镇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拥有自己的武装。他是国民党政府体制内的人,坐着商县西乡黑龙口镇镇长的位子。更重要的是,陕南游击队领袖巩德芳与王祥生建立有密切的统战关系。1945年,巩德芳从陕北回陕南恢复和建立商洛游击队武装的时候,王祥生派了吕彦才等10余人带枪随巩德芳参加了游击队,同时还支援游击队一些枪支弹药。后来他还多次接送地下党员与游击队员,为其提供路条,解决路费和食宿,对商洛革命事业给予了很大帮助。

1947年初,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之后,根据地中心商洛地区和边境地带留下坚持的部队在中共陕南工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坚持游击战争。在敌情日益严重、部队严重减员的情况下,他们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巩德芳因病殉职后,活动于丹江南天桥西大峪沟、流岭南乡一带的中共陕南工委书记王力,设法与各游击武装联系,领导他们继续坚持斗争。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和国民党地方保甲武装搜山,各游击武装只能隐蔽活动,生活和活动条件愈来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王力派警卫员吕彦才和赵万来找王祥生,协商隐蔽事宜。在革命处于低潮、中共陕南工委和游击队负责同志处于危难之时,王祥生不避风险,毅然相助。他对前来联系的吕彦才、赵万说:“叫王书记到咱这儿来,住这儿几晚。白天睡觉,晚上你们就到村里转,不行咱们一同上山。”这样,王力和吕彦才、赵万等4人一起来到商县三贤乡生王村王祥生家,实施隐蔽指挥。

生王村距城区不到10公里,处于国民党政府统治力最强的川道地区,站在村后的南岭上,可以望见商州城的东门和南门。王力等安住此地,可以说是处于敌人的眼皮底下,正可谓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王祥生先后把王力安排到王桃、自己的大哥及郭家河一位教员家,轮换着

住,还以学校的名义订了一份报纸,供王力阅读,了解局势,及时掌握形势和斗争动态,并不时派人了解和掌握坚持斗争的各游击武装活动状况,加强联系和指导工作。

国民党商县政府对王祥生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王力等人的活动不免有一些风声传出,引起了国民党商县政府的怀疑与注意。王祥生安插在国民党县政府的一个秘书将情况迅速密告王祥生,王祥生一面通过各种关系,严密监视当局的动向,一面采取措施,加强警戒,晚上则带武装人员保护王力转移到后坡避险。后来国民党商县长将王祥生叫到县政府去质问,王祥生沉着应对,使其抓不住任何把柄,只好不了了之。

1947年6月,原陕南游击队干部、时任军区第13旅37团第2营营长的田申荣化装回到商洛。他是奉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汪锋之命,回来寻找巩德芳、王力及陕南工委和指挥部的同志,传达中央“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指示精神和全国战略形势、任务。田申荣和侦察排长田勇胜化装成贩棉花的商人,绕道河南,回到洛南油房街,找到地下交通员刘生财。刘生财很快到王祥生家里向王力作了汇报,王力决定立即去见田申荣。6月22日晚,田申荣在商县会峪青棉沟的寺园沟见到了王力,向王力详细地传达了汪锋的指示及全国即将转入大反攻的形势。王力听后非常高兴,决定重新组织武装,集中分散隐蔽的人员和枪支,开展对敌斗争,迎接主力反攻回来。

第二天,王力即在青棉沟召集游击队开会,详尽地分析了当前各方面的形势,统一思想,鼓舞士气,用战斗来重建老区,用生命来保卫老区,迎接主力反攻,并宣布成立商洛游击队,蔡兴运任商洛游击队队长,田申荣任副队长。蔡兴运负责领导打仗,田申荣搞地下斗争。为了壮大游击武装力量,会后,王力即派人到王祥生家去借枪。王祥生派了8个人带着枪支弹药前来参加游击队。这样,豫

鄂陕军区陕南指挥部直接指挥的一支游击队,又在丹江两岸、蟒岭南北的广阔地域活跃起来。

根据地武装斗争恢复开展起来后,王力即派田勇胜返回山西晋城,向中共豫鄂陕区委汇报工作情况,并指挥各部队各分散隐蔽分散武装与隐蔽的县区乡干部。不长时间,各地分散隐蔽的许多干部战士都相继闻讯来到青棉沟,在工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扩大活动范围,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全面得到恢复和开展,为迎接大部队的反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王祥生曾担任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王祥生家旧址

生王村今貌

黄家岭的红军寨

蔡红旗

黄家岭地处商南县过风楼镇耀岭河村,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

自从莲花台水库蓄水以后,库区形成了一个20多公里的长湖。沿着这条长湖,众多美景浮出水面,不必说鲜为人知的五堡寨,有真武大帝庙遗迹的偏头山,也不必说神奇险峻的五龙架、鬼斧神工的二仙传道、能容纳千人的仙人洞,单是耀岭河村不远处黄家岭上的红军寨,就让人惊叹不已。

春日的一个周末,我跟朋友约好去红军寨看看。早晨8点从商南县城出发,50分钟后到达耀岭河村部,脚支书向我们简要介绍了红军寨的情况,并安排一个向导带路。伙伴指着村部后面高高的山尖,问脚支书:“那里是红军寨吗?”脚支书回答道:“那里不是红军寨,是‘208’,站在‘208’上能看三省。红军寨在黄家岭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寨子叫红军寨,脚支书说:“当年寨子里住过红军,红军走后,人们便把这寨子叫红军寨了,我记事的时候大人们就是这样叫的。我们每年都组织党员到红军寨开展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

向导带着我们,来到黄家岭半山腰的人家前面。回望山下,长湖被两岸的山峦断成几段,形成了几个形态各异的天池状的小湖。村部所在地的移民小区的几排白楼格

外引人注目,小区东西方临湖,南北面朝山,成了“水上人家”。抬起头,隐隐约约看见后方一侧山顶上的石墙,猜想那便是红军寨了。同伴执意不让向导继续为我们带路,向导给我们指出去山寨的路后离去。

我们沿着林间小道上山,遇到一处陡坡。陡坡长满树木,郁郁葱葱,树下裸露着青色岩石,随处可见从山顶滑落的岩石碎块。我提醒大家散开往上爬,万一谁不小心踩动石头,下面的人躲闪不及,就非常危险。

在林中艰难地攀爬一会儿后,来到山脊上,眼前的一幕让我们吃了一惊,下方不远处有一座突兀的山尖,四周生长着翠柏和常绿灌木,山顶的绿树丛中,隐隐约约露出石墙。“红军寨。”同伴喊道。正对着我们这边的是一片悬崖峭壁,其色青夹杂着暗红,像是有人用刀剑自上而下划过,留下一道道刀痕,渗出暗红的血迹,弄得峭壁体无完肤,却也给峭壁增添了一些色彩,成就了一幅硕大的岩画。

我们下山来到红军寨前,刚才看到的峭壁原来是绝壁,站在绝壁边向下望去,一阵头晕目眩,恐高的人是不敢过去的。绝壁直达湖边,同伴告诉我,能容纳千人的仙人洞就在绝壁上,这里看不见洞口,只能从湖里乘船到达洞口。

绝壁下方,隔湖而望,几道山脊如刀锋般直插湖心,棱角分明,湖水随两岸连山绕来绕去,山是硬朗的,水是多情的。高高翘起的山脊最后收拢一起,形成一个尖锐的山峰,直插云端。同伴说湖边那块地方是著名的“二仙传道”,当初是进出水沟的必经之地,据说曾有二位神仙在此传经布道,而今只有乘船才能到达。居高临下看“二仙传道”,多了一些豪壮之气、俊秀之美。

到寨门前要费点事,山脊上横着几块大石头,要从石头中间约30公分宽的石缝里经过,好在石缝不太深,石头也不是竖起的,对于经常户外活动我们不是难事。爬上一



盘山公路

块巨石,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半圆形平台出现在眼前,这里很适合做观景台,只是没有围栏,实在太危险了。平台后又是两米高的石壁,很像青蛙张开的大嘴巴。

平台后方的岩石上砌有高高的石墙,留有一门,进入其中,像走进石头庭院里,沿中间通道到最高处,两边分布着错落有致的石头房子,没有屋顶,只有墙壁。石墙高约3米,厚约三四十公分,用的是青色薄片,看似瓦片墙,墙面平整。石墙挺立岩石之上,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坚固如初。

往前走又到另一寨门,此石门比刚才的石门要高些,应是寨子前门。前门朝北,正对着原耀岭河街。40年前我去水沟时路过耀岭河街,那是丹江和耀岭河交汇处的一条古街,全是石头房,是方圆百里很少见的一种房子。丹江发大水时,拦住耀岭河水,水淹耀岭河街是常有的事,所以古街的人们建石房抵御洪水。耀岭河街是古丹江河运一个重要的码头,它因丹江而兴,也因丹江而亡,莲花台水电站建成后,古街淹没在水下,没留下一点痕迹,这石寨应该是古街人所建。

寨子坐南朝北,长约五六十米,东西宽10米左右,有七八间石板房,寨墙保存如此完好实属罕见,地势之险要在商南众多山寨里也不多见。从湖边到寨子前门这条裸露的青石山脊,宛如一条青龙,气度不凡。石寨扼东西交通咽喉处,向东可以鸟瞰尖刀坪来往行人,向西可以俯视进出水沟的商旅,北面直指丹江水运通道,当年红军

在此安营扎寨,应当是看中它的“要塞”地位。而今石寨东、南、西三面临湖,北面靠山,湖光山色,美景如画。

红军寨有大小两个寨,同在一道山脊上,地势低点的是小寨,地势高的是大寨,游完小寨后我们向大寨出发。

从小寨后门出来,继续爬山,快到山顶时,山腰里横着一道石坝,这便是大寨的石墙。小寨的石墙是片石砌的,大寨的石墙是近乎卵石砌的。沿石坝穿过树林,快到另一侧山脊时,忽见坝里有个石洞,洞口仅供一人进出,洞里能容纳三人,是人工开凿还是自然天成,不得而知,可作为临时避风避雨的地方。

石坝绕山一周,长度超过500米,呈三角状。我们沿着山脊来到寨顶,地上随处可见一堆堆的羊粪,我们上山时也许羊粪还站在这里观望我们呢。地上还有另外一种动物粪便,至少这里生活着两种野生动物。

大寨除了环绕山顶的石坝外,再无其他建筑。

大寨是一个制高点,北面低一点的地方是小寨,再往前是长湖,南面是所谓的“208”高地,除了树木,没有其他设施。大寨与“208”之间的低凹处,湘水公路从中穿过,东西两侧盘山公路曲折折。

下山时,我们走的是另一道山脊,荆棘遍地,丛林密布,同伴硬是手持镰刀辟出一条通道,到黄家岭人家处已过午时,个个大汗淋漓,筋疲力尽。

红军寨遗迹